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汪度卷之十

清弗濁澄弗清納斯世入山藪笑止容卿百
輩喜不形怒不見等此身如蕉鹿任他過客
頻來倘唾面愧婁公啞菌慙丙柑天下事其
可淺衷辦耶纂汪度第十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
謝曰俟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訕曰居大位不

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踏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苟則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

韓琦帥定武夜作書令卒持燭卒誤燃琦鬚以袖揜之作書如故少頃視其人已易矣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我命剔燈故致焚鬚幸書不燃何罪之有嘗以百金酬一玉盞珍之吏誤碎於地坐客驚愕吏伏地待罪琦笑曰物破有定數汝非故也奚罪

劉寬仁恕人失牛就寬車認之寬卽解與下車徒步後數日其人得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

物有相類。幸見歸。何謝之有。

孔守正侍宴北園。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請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王文正弟傲。下可訓。一日遇祠家廟。列百壺。堂前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外入。見流滿路。不可行。並無一語。但攝衣步入堂。其弟感悟。爲善。

狄仁傑入相。婁師德實薦之。而傑不知。意頗輕。德太后嘗謂傑曰。師德知人手。對曰。臣與同僚。未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知卿乃德所薦也。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包容。久矣。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頃復曰。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吏盜以印書券。取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宋富韓公致政歸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將聞而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徑去

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耗其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此哉鼠雀不復問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蓋

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楚莊王宴羣臣，日暮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令曰：「今夕飲不絕纓者，不懼羣臣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卒得勝，詢之，則向絕纓者也。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

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
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在戶部時吏污精微文
書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明日入使殿請
罪云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
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
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
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

待其至而讓未。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蒲伏乞憐。公揮不之較。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而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宋元豐六年冬祀。羣臣導駕卽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牛主大慙。若犯嚴刑。

上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路。遇和甫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卽給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楊玠致仕歸舊居。多爲鄰所侵。子弟欲詣府訴。

玠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
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
弟不敢言

柳公權嘗貯盃盃一筭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
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
詰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七首至臥內魏
公問誰曰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
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公竟不治此事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卽位未嘗除
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
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其庖中亦寂
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太神官職

彭思永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釧旅舍中
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誦者

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將○去○
袖○釧○者○揖○而○釧○墜○衆○始○稱○服○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人○問○在○否○徽○方○鋤○園○見○
人○問○曰○我○是○徽○頭○面○醜○陋○使○者○罵○曰○汝○何○等○
田○奴○而○稱○徽○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
謝○之○

寇○準○數○短○王○且○於○帝○而○且○專○稱○準○帝○謂○且○曰○卿○
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臣○在○相○位○久○缺○

失必多。準忠直無隱。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而除準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愧嘆謂不可及。

襄陽土俗凡鄰居必種桑爲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遷開數尺鄰人隨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還所侵地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姓名文穆止之曰若知其人則終身難忘固不如無知也

宋沈道虔有盜屋後笋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笋

非事者易 一八
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笋送之
盜慙置門內而去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
看訖復置局下神色不變爭劫竟歛子納奩
徐曰奉勅賜死方以勅示客因舉鵠謂客曰
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

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爲斷芻置牛家
門牛家知之相約檢犢不復侵威禾

漢丙吉爲丞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中西曹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車裯耳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東漢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錢數十萬債主迫求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知之將厚謝重曰非我之爲恐是同名姓者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辭必厲唯韓魏公不

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
如道常事

隋牛弘弟弼酗酒醉射殺兄駕車牛弘自外還
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矣弘無所怪直云可作
脯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
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乃自負以歸
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富弼語子孫曰。恐字衆如之。門若清儉。妙更加
一恐。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竊
曰。罵汝弼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
他人。弼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慙。

劉寬常坐客。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
堪。罵曰。畜產寬遣人視奴。無恙否。顧左右曰。
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兩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

歡而罷。次日伊川溫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
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
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陳寔平心率物。見盜夜入止梁上。呼子孫訓曰：
人當自勉。性本無惡。饑寒遂至。爲非如梁上
君子是矣。盜驚投地。請罪。寔曰：君狀貌不似
惡人。宜克己反善。遺絹二疋以歸。

屠浦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

以白公意公加譴公但呼告曰汝爲我兒亦
不辱但難爲若翁耳自今慎無爲此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其園蔬者適遇見避草
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
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
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
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

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喚他宰相

魏文靖公驥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

乃舉所積俸貲召同鄉子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壻如其輕重款識以僞銀易之比公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言於蒼頭曰某人嘗爲此物出于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

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已事稍露同鄉攜
貲以償公駭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爲易
者。

王旦謚文正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
公惟啖飯問何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
墨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訴於
公曰食肉爲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

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此。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數踵門。一日竊其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晉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默然無言。圍棋如故。徐客問淮

上利害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宋范純仁謫永州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陷正人至此公付一笑舟行過橘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船破亦章惇所爲耶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拔籬竊囂地自益囂見之密拔其籬一丈以地益伯伯覺慙懼旣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高囂德義刻石旌其

明正錄卷之八
閻號曰義里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慮是失驢訪主

沈心松爲袁黃姑夫黃敘之云公性慈祥十六而孤里中陷以糧長之役恐破家匿焉後聞人報叔代之心松曰我逸而叔受困乎卽自出認役生平不道人過怒詈不加婢僕一日

赴燕夜深僕醉公自操舟歸命諸僕婦扶夫
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何晏
也公曰恐諸僕見而慚俟其下田吾徐起未
晚也不斥人過如此吾姑亦厚德予偶坐片
晌見三事不愧古人表兄有疾姑携盃好酒
置卓上僕誤而覆之姑曰汝坐不知後事當
仔細干粒米成一滴酒也有小童持盤盡覆
厨下其母責之姑急止曰非故意何責焉但

勿留碎以傷人。足可也。一田保問病。姑送舟金。復度所送物。加答之。語予曰。問病是好心。豈可令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予見婢僕有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

只許公有子數人。皆知當貴。而未定其孰可相。一日令婢以筐盛玉甌茶。齊餉之。使詐跌碎於地。諸子鬪然有自責之者。有馳語父者。獨

公著凝然不動。許公乃曰：「真宰相也。」後果然。
王屹開府淮揚，有單指揮不檢，公嘗抑之。尋公
免官歸。單慙，慙具餼，公嘉其誠，受數年，以爲
醢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表，公忠節
者，命下還官。單乃詐死，家人發喪，以愚里人
有仇家跡，其所在執訟於公，竟平而遣之。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雞子
事，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勑左右逐蠅一節，大

堪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板擊人。福急難除如此。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携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問何故。曰。尚

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邪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

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人不審辱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所以相讎而相害也。與。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人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

下皆皇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纒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狄青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階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翼日詣易謝罪。又公面有黥字。仁

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

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陸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孫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

御史舒亶疏奏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曰。讀書

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與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知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上竟置不問。宰相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螿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螿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唐長孫皇后之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共知之。今論如法。人心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安業遂得減。長流越巂。上濬自以功大。而爲王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濟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

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
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
絹數十疋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
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謠卿者
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
無過臣之幸也諍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韓康遁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

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

張安世爲光祿勳，卽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卽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冠裳，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

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范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已左，降不宐。錄。

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卓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何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公馬乃詣丞相府歸馬。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

爲之地耶

昨非菴日纂廣慈卷之十一

廣厦卜歡娛。曾念露宿風殮之苦。華堂供燕
吟。誰憐釜中砧上之呼。彼厮丐性豈殊人。乃
蝨蟻原是佛子。恤孤問疾。渡蟻濟地。其在吾
胞。吾與者乎。纂廣慈第十一。

昨非菴居士鄭 道識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
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爲御

帶帝曰爲帶孰若療民立命碎之

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鄰道左怪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

羊羔

齊景公時雪三日公衣狐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賢君飽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者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
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
曰。爲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至人好生如此。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
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
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祿道無拋棄者。
信仁澤之周也。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孩。倩人看

養俟長。願識認者。歸父母園。二每冬收老
推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日給錢米滿一
年。令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
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
錢。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
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貴糶賤糶。八修寺
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
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

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

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諱。他人富顯，縱無嫌而莫厚。婚喪凍餒，量力陰厝。病老艱危，推誠急助理。枯骨祭孤魂，憐饑寒乞子。憫殘廢蒼生，或禽獸罹檻，繫足倒懸。或魚鳥掛網，羅穿腮反翼。彼顧盼而哀鳴，求救我施財而贖命。放生既隨物而廣，施利益更逢人而普。勸淨

因

月
割○禽○獸○血○肉○以○肥○己○身○血○肉○靈○蠢○何○分○以○生○者○
肺○腸○而○納○死○者○肺○腸○顛○倒○彌○甚○藜○藿○不○饜○者○
得○一○飽○已○覺○有○餘○羅○列○滿○前○時○過○三○寸○竟○復○
何○用○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
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曠○而○畜○
之○

晉州鮮于氏因合藥礫一蝙蝠爲末及和劑有

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

奴婢亦人子。少於我。惟錢耳。以乏財。故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指使。惟命矣。又從而忍之。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饑寒之。錮閉之。使窮愁無訴。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窮胎。得免此景。邪。試設身思之。

瞿詞興。路遇遺物。卽訪其人。還之。寒士竈突無

煙瞿持錢二十緡投窗隙不告姓氏歲歉有
貧人糴粟本不及脛興受錢五百佯忘曰汝
錢十百邪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
全活自少至老慈愛未嘗少怠

世界之慘莫甚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就
死而無罪余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繩縛兩
足懸籬間急鞭復緩緩鞭復急以爲樂余心
惻惻動若繫余足而鞭之也長入市見屠縛

豕刀尖從項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噴出聲
乃徐絕余更惻惻動如刀在余腹中盤旋而
刺也既偶經厨下庖人置兩足於鯨腹努出
其頸斫之鯨頸不能入而四足與俱出仰天
而顛嗟嗟此何景象何獨予之頸與手足乃
得無恙也靈蠢不同怖死無二譬一二歲兒
女無知無言父母何不烹食之蝦蟆爲童子
童子爲蝦蟆豕鯨爲屠庖屠庖爲豕鯨冤冤

相對呼吸間事爾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不見。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晉劉弘爲荊州。嘗夜起。開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問。蓋一兵年老。羸疾無襦。遂給以韋袍。複帽。

羅夫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卽起詣。

厨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服役其子曰天寒
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
冷須使腹有火氣乃堪從事

五代之亂賊聚人爲槿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
并骨舂之如破糠覈掃皮押乳誇爲美羹嬰
兒無知貫柳爲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而當
時恬不知怪鳥獸視今人何異今人視亂寇
乎夫雞鴨魚蝦生之既無害於人螻蟻蝨蛾

殺之。又無利於已。嗚呼。可止矣。

宋歐陽文忠公歲時祭祀必泣。曰：祭而豐。曷如養而厚。常夜治爰書。屢廢書。嘆妻問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伊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

此我因勸吾民。母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
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
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
男子少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
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
子。每每顯父母。

有業屠者。將宰一犝牛。偶以事他往。其犢蹶無
人。銜刀藏舍後灰堆中。鄰人見之。不諭其處。

遍索得諸灰中。屠怒將併殺犢。石泉翁見之。
貸穀數石乃免。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游。且螫
者。失其所也。

今人。已子。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芥鞭撻。已子
膏梁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饑餓。已子綺紈錦
繡。義男女等。破衲寒凍。彼亦父母所生也。何
不公。至是乎。

不淨之慈多起於華貴。以浚削之費。要福空門。又罔念劬勞。寡情手足。一切痛癢。悉成秦越。乃偏放生茹素。爲無漏功德。緩急倒持。福罪已轉業矣。

范仲淹少貧。勤日食藜粥。一斛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士曰。否。問能作名醫。不相訝曰。何前高而今卑也。仲淹曰。惟兩者可救人。相士讚曰。仁心如

此真宰相也

憐兒之鹿。舐瘡。瘻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彎弓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以補己身。心將安忍。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已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有靈。其來饗乎。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胡爲慶。

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造業乎。

畜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師巫一費。足救二百命。千金子粒十損。一焉。歲月服食十嗇。一焉。足救千命。甚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使貧病者居其中。則調養易愈。第須得一善人掌之。蓋人當病時。無揪無揉。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

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人耳。我若托生非地。便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爲子孫計。長久而累前一文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頓傾家業。豈儉嗇所能留哉。一旦無常。祇供後人浪費。一擲足救千命者有矣。何如廣惠。推恩之爲愈也。

今世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
殺衆生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
產而負千金。逋則臥不貼席。今人逋殺生之
債。雖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懼乎。

費千金結客。孰若傾半粟以濟饑民。搆千楹招
賓。孰若葺數椽以庇寒士。

魯鐸爲舉人時。遠行遇雪。夜宿旅舍。憐馬卒寒
苦。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

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問問
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
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今貴介
鞭撻童僕不知輕。重視疾苦猶秦越。獨何心
哉。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
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
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

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應含笑垂慈
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輸官圖固以空

余讀書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童子遂於施食
處張羅待之余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
而秦始皇以之烹儒焚書闢立本吳道子畫
地獄變相圖於寺壁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
倣其刑具以恣羅織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
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

矣善哉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呼
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
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施鞭撻致生他患
烏鵲哺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十
餘顧辛苦養長成暮被罟師捕哀鳴及追逐
我不忍聞視

陳遂爲盧信中傷繫獄遘劇疾弟琛入侍因感

疾卒。嗟哀之。然未嘗歸怨。盧晚年家貧。益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

有泄泄爲善而駕詞曰善在心耳。奚必論事。不知憫人死而袖手不救。與極力救者孰功。如天好生。去仁政能平治乎。有妻妾而處室者。夫偕妻眠。妻恨曰。身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則身在妾邊。心來汝處。如何。吁。此可爲善在。

心者致朝

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助喪則曰生者食爲重見施濟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者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

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幽何以過此乎

金人睨蜀東南之勢甚急吳玠坐鎮其衝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大敵不遠萬一或有刺客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

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
爲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
所隔。無由自達也。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
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歎曰。公於此不
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乃區區
過慎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外
置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亡者父兄妻子數

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
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
於度外也

武后盛開告密於是來俊臣萬國俊等撰羅織
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
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
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
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

駒拔。或使跪捧枷。累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絕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較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嗟乎。誰非父母骨血之軀。乳哺提携。恐其不壽。而乃以。供賊臣之碎磔。死之日。至不得比鳥獸之刀。俎。猶得以頃刻畢命也。或曰。此皆切運耳。吁。嗟。造物。豈不仁。至是乎。

慕容恪攻段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蹙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於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

楊玄感戰敗。隋主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

知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坑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及自太原還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在意。謂。曰。平。揚。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迨至引鏡自照。謂好頭頸。誰當斫之。且曰。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嗟夫。天道好還。彼固已明知之矣。殺人以逞誠。爲何心。

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

宋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曹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

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

馬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

文皇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
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
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
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
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冤卽
來白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卽須
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

况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